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趙蕃附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

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

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閑提舉臨安洞霄宫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

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伯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合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阼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黄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聖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

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
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
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
辰以來詔旨為日歷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
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其數羅軍食
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

修撰范沖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
遂散逸宜令就閑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
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㫖
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
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
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
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㫖比修實

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
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
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
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怲懍憘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
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
自婺州教授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
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

心者始令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令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覬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修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令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内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
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陜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
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彦博韓絳因此即軍
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
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
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
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宫政和五

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頴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頴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鏹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頴昌賴夢得得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户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彦交怒尋提舉南京

鴻慶宫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户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請上南廵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

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顔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專一提領户部財用充車駕廵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閤

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
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
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
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
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
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
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

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
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
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
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
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
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
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

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祕書省名俱為少監奏修日歷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令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

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横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横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禄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禄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

倖之門自攺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隷轉為
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
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
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
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
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
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
昔唐元稹為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名為省郎使知制

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竣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
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為
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
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
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
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
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
少畏避其為文典雅閎奥為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陜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令士氣稍振乘其鋭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

荊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名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震㠓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㠓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令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

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令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刋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嵲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内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别取新竒之説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令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九年除司勲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金人

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嵲所進者
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
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孰孤金人猖獗授承
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巳降轉官指
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嵲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
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
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宫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嵲作中

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名用㑹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名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名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

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

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騊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名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名之敦

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為右廸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名於蜀蘇庠名於浙張自牧名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為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

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禄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删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為首差提舉議歷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歷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

休寧縣復名為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裒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宫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彦括田破産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彦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

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蘖其短罷歸
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
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横聲揺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
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歳大饑發官廩振之民頼以
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
方官至侍從孫邲為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
羽雀翔臥内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

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

朝廷名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名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

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敓攘置一廵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

有志名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强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即之字温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

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歴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

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

寧國府城下酒麯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

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户部犒賞酒庫所

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

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

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

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

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為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

墨惟忠字省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為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為直始蕃受業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匄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

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名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寛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彦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

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
謚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

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閒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霣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遯能以

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均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為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

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名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鋭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茍免遂

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絶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内園副使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

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

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

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敺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敺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

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

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録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為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户參軍為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鬬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

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决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茍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絶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録

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頴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為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為邕州司户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横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

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瞠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蔭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

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鼾

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

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名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

劇盜李橐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黄師宓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詿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埶沮將解去

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掠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

轄四年交阯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
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
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
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
至閱州兵得二千八百名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
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
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
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揺矣幸聽吾言敢越佚

則弩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户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户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邑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

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隤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籍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

起劉彛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兾朝廷得聞馬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名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廵許逺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温與緘同死皆褒贈馬起與彛皆坐謫官緘没後交

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廵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

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為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

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為所執

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

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横分

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

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駡至死不絶聲見

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三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

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

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

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彦不悦靖康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

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名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尼堪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虚觀獨

令慶潵入既所議多不從尼堪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㐌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尼堪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絶不食或勉

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
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
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
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
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尼堪名計事
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己內禪
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尼堪指宋朝
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

汝為封豕長蛇眞一劇賊滅亡無日矣尼堪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

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𩃬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陜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𩃬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為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武𩃬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為詐𩃬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

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請毋若畀時邀歲幣軼疆埸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韐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為田衍至六倍隷中宮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韐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

行韐曰吾為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益厲戰守備寇
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
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
師道之軍潰韐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
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韐即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
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鄭州會郭藥師以涿州
降戎車再駕以韐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韐密奏

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敓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韐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樂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韐曰空内郡騏駿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韐諜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

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韐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進躡韐以亟戰為非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韐為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韐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

祿得首領數十旣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名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𩔗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𩔗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窻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詒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

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為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

太子斡里雅布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令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斡里雅布怒曰吾興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斡里雅布曰爾尚欲還朝耶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斡里雅布曰爾令不拜後日

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且衘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纍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

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肯就為文温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㫁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温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絶倫為安邊廵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為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

率壯士扳劒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黄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縁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巳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慱囉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

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博囉驅
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
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
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
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
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
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
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專政修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為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

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為内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畧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紿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

亡克戩名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遥平遥為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

為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酋
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緦州兵持抵
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衆
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
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
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
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即位

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名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為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

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

名見其子宗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廵逺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歛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彦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絶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鋭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

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
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
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冑來以氊
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
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卻盾而前數宋朝
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
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
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内禪今天子聖政一

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睨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巳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

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媪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劒無一

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横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

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奈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博囉為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

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康保裔傳兵盡矢絶援不至遂没焉○臣宗楷按康保裔遼史作康昭裔聖宗統和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順軍節度使豈保裔之外又有一昭裔耶然宋將未有名康昭裔者而瀛州即河間其為康保裔無疑二史不同若是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遘　趙不試

趙令晟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秘閣為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脩撰從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濠死尼堪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

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為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

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鋭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浦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
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
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
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録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彦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
有才畧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初調
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
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迕蔡京童貫換右列

由承議郎槙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為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遼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已遼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遼有異議即奏不俟對令復任遼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臣以謝邉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括遼罪五十有三條鞫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

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容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

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為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為任者上稱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為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為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

樞密副都承旨出為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為奪制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為死守民恃邈為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為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鬬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

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里雅布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詭之曰天下强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

命邈被髮左袵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撾其口猶吮血噀之翼日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從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

堞而上城遂陷遯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觧絛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為舉首未及太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

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援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絶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

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録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為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

將以為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猺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嶷攝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從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從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討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

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遣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

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
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
羸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
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
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
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葢貪
汚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
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

事臣願采摭官吏姦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賞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斜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劵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為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遘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倖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閑倖羣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從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

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

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輙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為人寛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石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衞尉少卿至光禄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畧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彦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

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㦤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裕兄也初名令禆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黄州縱掠而去令㦤渡江存撫之黄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黄州賜令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㦤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

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
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彦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
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内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
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黄州令㦤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
木筏鑿箭浮江告急令㦤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
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駡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
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耶曰但
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駡不絶

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廵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為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為父哲宗為兄盡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為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録先是朝廷以拓土為

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為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於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

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即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為之倡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為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

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奬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陜西
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陜州重遣致虛書言
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京城圍久
人無闘志若五路之師逡廵未進則所以為爪牙者不
足恃而根本揺矣然潰卒為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
聞西夏侵掠鄜延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陜
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鋭於
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為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

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即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掎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

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畧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為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强弱為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為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

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為請并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陜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邉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偫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陜西六路捍蔽川陜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

自為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狥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

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陜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鋭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𤩽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

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莞庫間宣和間為河東路提舉解梁犄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為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寛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為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

議和以欵我師令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剌為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移澤潞聽宣撫司節

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淆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為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為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大軍失利淆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畧唐重分城而守

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
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畧主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廸俱死之朝廷
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别有傳
程廸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廸以
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
滎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

迪忠義謀畧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畧制置使唐重以

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

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諳种氏諸

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

知其謀以告唐重揭牓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

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為制置副使去

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

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從治其中因召

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鬬憤怒大呼口流

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絶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諤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竒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彦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絶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祗候平陽府軍

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内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從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絶饟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

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虚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刼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幷取嵐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吴堡

津遣守領為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

將羅索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婭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羅索貝勒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瘡傷遺沒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

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来為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絶儲偫寖罄鎧仗空敵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楞餓傷夷之餘裒折槊斷刀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繋

帛書飛笴上陰約羅索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
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
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
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蹴敵手因拔佩
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
憚其威名羅索得徽言所親説徽言盍具冠㡇見金帥
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汚偽官不
即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揺吻作説客耶不急去吾

力猶能摶殺汝羅索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羅索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羅索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羅索舉戟向之覘其懼伏徽言披裕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羅索曰我

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尼堪
聞其死怒羅索曰爾麤狠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
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
次吴堡津輙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
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
光世猶前郤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
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
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

忠貫日月過於顔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罔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

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戸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行在子韶率

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

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巵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為御營使駐劉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𤥐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碙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𤥐擁兵弗

救淬被擒璬兵遁克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梲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梲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梲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梲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

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遥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

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詈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録以為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